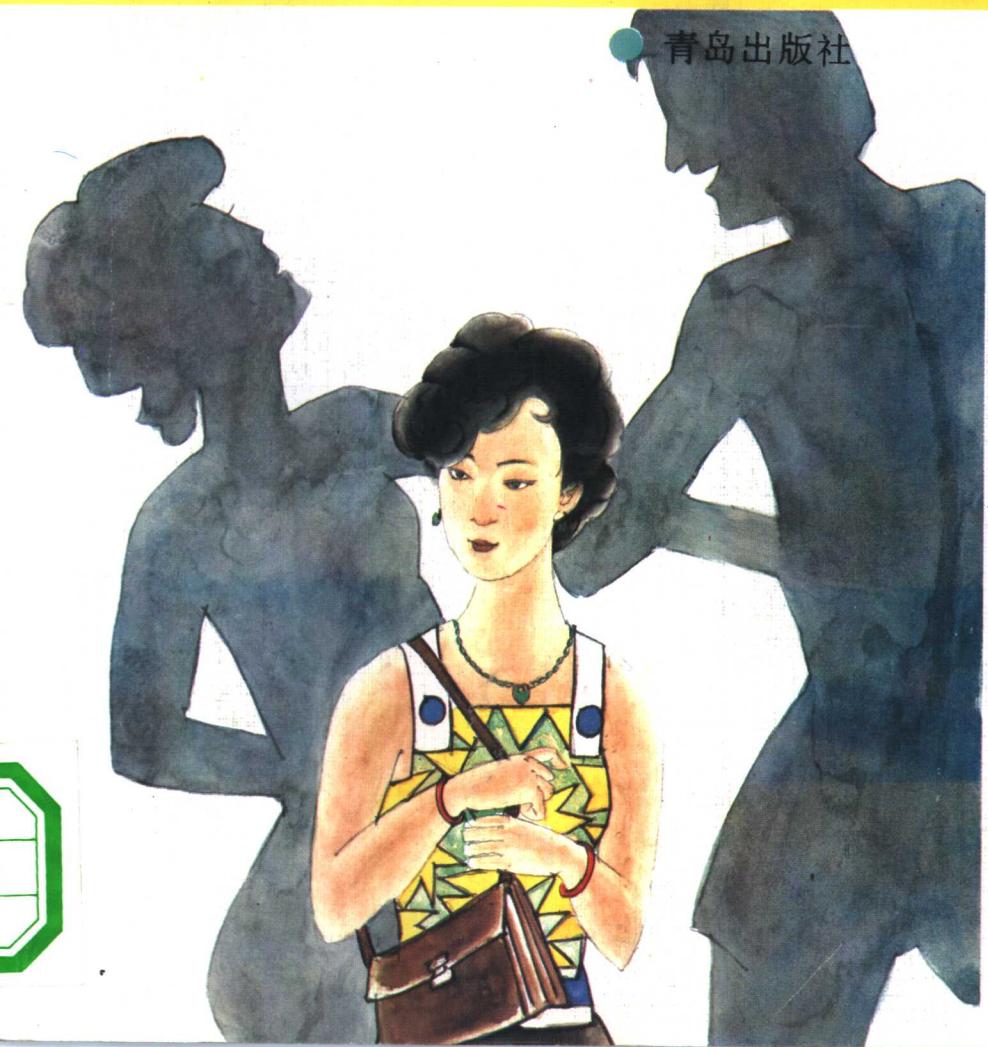


当代
争鸣
小说丛书

徘徊的青春

● PAI HUAI DE QING CHUN ● 主编 贲 舍 ●

青岛出版社



●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
主编 贲 舍

徘徊的青春

● 青岛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0 5381 1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乐
封面画 陈全胜
封面设计 向奇

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徘徊的青春
贲舍主编

*
青岛出版社出版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邮政编码:266071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青岛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16.875 印张 2 插页 419 千字
印数 1—10110
ISBN 7-5436-1235-6/I · 157
定价:13.60 元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

贲 舍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。文艺作品一旦发表，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，对它的成败得失，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。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，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、情态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、爱好与趣味，因此，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，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，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。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，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，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，互相启发与探讨，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，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，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这样做，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扬长避短，不断探索创新，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。显然，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、充分说理、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，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。

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，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，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，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，我们编选了这套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，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，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，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，便于互相比照，触发思考，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。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，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，更有兴味，更有情趣，更有益处。

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，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与“双百”方针，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与方法，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。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，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，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，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，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
1992年6月于青岛

目 录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	贲 舍(1)
徘徊的青春	
杨 遐(1)	
在价值的十字街头的反思	张首映(48)
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形象	盛 雷(51)
战争风云和一个人的命运	
王雪松(54)	
关于周廷烈的闲话	关 飞(98)
谈几句反面意见	林晓东(100)
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	
曹乃谦(102)	
铜瓢铁瓢瓮上挂	曹乃谦(110)
故事不是什么	王安忆(122)
《温家窑风景》印象	杜元明(127)
《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》读后感	汪曾祺(136)
扫街人	
刘振瑤(140)	
聚焦在灵魂的闪光点上	赵凤山(148)

“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”	张日凯(151)
信天游不断头	刘绍振(154)
半是泥沙半是金	倪 勤(190)
柳枝儿：一个占卜命运的女人	张 军 衣庆华(194)
湖 光	蔡宇知(199)
《湖光》：对理想人格的呼唤	陈东滨(227)
做作的《湖光》	欧 亚(232)
你无法真实	刘玉堂(235)
让我们都宣泄一下吧！	谭好哲(260)
一篇令人遗憾的作品	培 海(264)
作家心灵的曝光	孙美菊(267)
隐 痛	李景田(270)
漫评《隐痛》	常 思(293)
隐痛后面是更新	吴秉杰(296)
理智·感情	李景田(299)
荒 原	邓建永(302)
为新一代钻工塑像	王凤宝 李 平(383)
《荒原》是低格调的作品	宋书爱(387)
艺术的思考与追求	弘 石(390)
并非深刻的理解与表现	杨志广(397)
道是无情	王从学(401)
他们值得赞美吗？	李遵进(421)

有益的探索.....	毕 明(425)
紫 雾.....	周大新(428)
评《紫雾》的命运主题.....	石 范(461)
评《紫雾》.....	鸟 明(463)
谈谈《紫雾》的象征意义.....	德 耘(467)
奔 葬.....	洪 峰(472)
洪峰小说中的文化批判.....	杨 存(506)
洪峰小说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.....	姜 锋(513)
洪峰的生命世界.....	费振钟 王 干(521)
《奔葬》及其它.....	李敬泽(527)

徘徊的青春

杨 遵

上 篇

一、她信命。出身不同，竞争的起点不同，本就没有公平可言。
拥挤而躁动的西单劝业场，花花绿绿、排成两行的衣服摊子；
人群中各种各样的眼睛；各种各样的声音：

这是冬日少有的一个好天，之萍溜出了学校。这几天，一直在学校啃英文，她快成尼姑了。她随着人流，目光扫过众多衣物……她竭力用漠然掩盖内心的忿忿，东西都不错，样子料子满上档次的，穿在身上，未必比香港日本的差——尤其是穿在她身上，可所有东西，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：贵！贵得吓人。上千块钱的裘皮大衣、几百块钱的狐皮围脖，她当然不敢问津。仅仅看上一件漂亮的长裙，穿得像王子般的摊主便露出一口黄板大牙：“小姐，一百六十元。”

她吸了吸鼻子：“太贵了。”

“嫌贵？跟我睡一觉，这裙子送你——也就你配穿。”

之萍掉头而去。这些暴发户！金钱的力量就这么咄咄冲撞而来，谁管你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，人家照样说要和你睡觉，还以为是在恭维你！

可是那条裙子实在漂亮，还有那么精致的手套、鞋子、提包……有钱的人不少，否则不会有这么贵的东西。可是她没钱，她的老师，同学也几乎都买不起……那么多有钱的人，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国家现在并不富……

一阵冷风吹来，她竖起大衣领子，匆匆走过长长的挂着最时髦衣服却又最简陋的时装摊点，逃回学校。

美枫还在给男朋友织围巾！许多天了，之萍天天看到她这样坐在床上。之萍不解，那贵州佬刘天天前生积了多大的善行，现在能有这么好的福气，被美枫爱得如醉如痴？

上铺的惠从蚊帐里探出头：“美枫，你这围巾织不完啦？你这么巴结贵州佬，是想入党还是想当官？他不就是个破党员吗？”

惠几年前曾追过一英俊男士，被拒绝后立刻觉得世界上一片黑暗，目光变得格外尖刻，评论起人来让人觉得后脊背发凉。

美枫却既不急，也不恼，笑嘻嘻地反击：“我既想入党，也想当官，难道不行吗？”

“当然好当然好，这世界可真有趣，什么样的人都想从政！”

惠的刻薄，真令之萍头皮发麻。看惠的样子，越来越像人们印象中的“女高知”了：厚厚的镜片，苍白的肤色，莫测的面孔……之萍急忙钻入蚊帐，以免惠把矛头转向她，她实在不愿和这种人斗舌。

再过几个月，他们研究生班这三十几口子就要毕业散伙了，大家都在找门子、通路子，好钻进某个“前途辉煌”、薪金优厚的衙门；或者往国外各大学写信（一次达四十封之多）、找靠山出国留洋——急急如热锅蚂蚁。唯独美枫和她的刘天天，却看不出一点活动

迹象，难道他们真想打回贵州老家去？

之萍可不这么傻。她已经托人联系了好几个地方，等到分配时，不至于手忙脚乱，让系里把她拨拉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去处。

当然，最好还是去留学。如今考托福正变得愈加时髦。一切时髦都有周期，前几年的时髦是考研究生——像街上流行的黄裙子，而今年的黄裙子已经像研究生掉价一样被锁入箱底。今年的时髦便是出国、出国。

尽管之萍自认脱俗，依旧全力以赴这个时髦。她正拼命攻读英文，争取托福拿到 600 分，以此拿到美国某个大学的奖学金——反正那儿的奖学金五花八门，多的是。

她梳理着因去西单而凌乱的头发和凌乱的思绪：若真能留学，再读三年……毕业以后呢？工作？异国他乡，茫茫人海，她孤零零的一个人……走一步算一步吧，老天爷不会饿死人。反正，总比在国内强：她不会发财，因为她不是个体户；她也不会得到重用，因为她是女的，现在有哪个单位愿要女的……

美枫忽然喊：“之萍，你的骑士来了。”

是唐小飞，这家伙有十几天没来了吧。

美枫低头一笑，抱着毛线团出去了。

惠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在唐小飞和之萍之间扫了扫，讥讽地一笑，也出去了。

“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吗？”唐小飞坐在她床上，厚重而暖人的关切包围着她。无论这关切是真是假，她依旧喜欢，喜欢这样一张很善于讨女人喜欢的面孔围着她。

之萍甜甜地笑，她知道这笑肯定很迷人：“还好，天天看英语……”

一个缠绵的吻温柔而有力地压下来，她闭上眼睛，顺从地俯就着。好漂亮的吻。

他的手在她身上抚动，舒缓而颇具威胁力。她抗拒着，然而无

济于事……她发火了，伸手在他的腿上狠狠一拧，唐小飞疼得一哆嗦，脸上却强装笑容：“哟，干吗这么厉害？”

“说你多少次了嘛！别欺侮人。”在那样狠狠一拧后，她依旧可以这样撒娇地讲话。

这个混蛋！在这方面，她不想让任何人占便宜！不是她多么封建，她只不过不想让他们太舒服罢了。

他的手绕过她的身子，从床上拿起一本书。“《富饶的贫困》，你还看这破玩艺儿？不如听我给你讲呢！……北方——这是他的书？怎么不叫南方？”

之萍一把抢过来：“你别翻！”

唐小飞一笑：“你别害怕呀，我不会嫉妒的。这世界，还没有什么太值得我嫉妒的呢。”

之萍却黯然，内心隐隐发痛。北方，那也许是她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梦……

他的手摩挲着她：“想什么呢？走吧，去吃晚饭，还在老地方。”

刚一走出楼门，“喵”的一声，一只灰色的小猫溜到之萍脚前，抬起金黄金黄的亮眼睛，哀哀地望她。

之萍认得它。一个月前，之萍把它抱到宿舍，养了两天，在全室同学无声而一致地抗议下，她又把它“放逐”了。

以后，她便经常在走出楼门时，碰到这双金黄金黄的眼睛。

之萍摸摸兜，又问唐小飞：“带什么吃的了？”

唐小飞从右边兜里掏出一袋巧克力。

之萍接过来：“嘁——！”扔得好远。

唐小飞又从左边兜里掏出两袋鱼片：“你真是的，猫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呢，脏死！”

“比你干净！”

“快走吧？还没喂够？五袋鱼片全进去了！”

“我……我想把它抱到饭庄去。”

“我的亲爱的，人家会把你当成疯子的！”唐小飞拉着她钻进轿车，一转弯出了校门。

空调一启动，车内立刻温暖起来。

“如果我以后有了一间房子，你知道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”

“养一只瘦瘦小小的小灰猫。”

“好呀，到时候，我送你一打。”

.....

车内流淌起她熟悉的小夜曲。

“之萍，怎么样？我新给你录的带子，喜欢你就拿回去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之萍满足地一笑，她喜欢会献殷勤的男人——走路帮她拿包，进屋替她开门，不时送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礼物，一些不管是真心还是冒充的体贴……唐小飞这些方面都做得完美无缺，像一个表演纯熟的演员。也许这就是她居然和他混到今日的原因——她欣赏唐小飞的演技。她可不喜欢那些笨手笨脚，呆头呆脑，初入情场的毛头小伙。

墨绿色的光，墨绿色的音乐。绿苑饭庄的雅座总是这样令人赏心悦目。

可惜，这里的价钱是大多数中国人望而生畏的，当然也包括她在内的。

唐小飞端起酒杯：“小小地庆贺一下吧，刚玩儿完一笔生意，数目不大，也就几万美元吧。”

也就几万美元吧！

远在上海的老爹千辛万苦，提到副研究员，一个月拿不到二百；提心吊胆地做做“星期六工程师”，精疲力尽，一个月也不过四百元。

——也就几万美元吧！

她想西单、东四那些贵得吓人的衣服，眼前忽然幻出许多个唐

小飞，还有飞舞的美钞。

她也举起杯子：“祝贺你，你比街上的倒爷强多了。人家东跑西颠绞尽脑汁，也不过是几千美元的买卖。”

他的脸凑过来：“别生气嘛，我又哪儿得罪你了。”

“你还不值得我生气。我只想赶快出国，我再不想见到你这种坑国家、啃国家的恶棍！”

“出国还不好办？跟我一起去吧。过两天，我正想溜一趟香港。”

“我去了，不妨碍您拜花访柳吗？”

“你要是跟我去，我肯定哪儿都不去！”他的眼睛亮得可怕。

“可惜，我以为，还不值得去。”

“好好，随你的便……哎，”唐小飞盯着她，“你可不愧是个美人胎子，今晚尤其漂亮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之萍耸了耸肩。漂亮是什么？——当你穷徒四壁时（连四壁都没有），还可以拿它做一下最后的招摇。

他注意到她脚上的那双鞋：“真的。特别这双鞋，帅极！”

“行了！安静一会儿！谁先讲话谁是小狗！”她突然烦躁地打断他。

她为这双鞋子生气。

父亲到天津出差，昨天特意到北京来看她。她问爸爸，怎么嘴上起那么多的泡。

“嘻，吃菜少呗，外面一个菜最少三块钱，太贵了。”

“爸，你也别太紧了呀。吃到肚子里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我要是天天吃菜，一天最少十块钱——饺子还三块钱一斤呢。出来十天，就得一百块。谁给我报销这么多钱呀？”老头注意到了她脚上的鞋子：“咦，你这双球鞋，新买的吧？多少钱？”

“七十。”

老头腾地从床上站起来：“七十？一双球鞋七十块钱！你就是

钱再多，也不能这么花呀。这要是买五块多钱一双的球鞋，能买多少双穿多少年呢！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

之萍反感地看着窗外，也真想跟老头吵架！我怎么就不能穿七十块钱的鞋了？！何况，我又没花你们的钱！从上研究生起，她再不向家里要钱——应该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。打字员、售货员、家庭教师……她什么都干过。对家里，她只说，每月光翻译东西的钱就足够了。

可是看着老头那起泡的嘴，她终于无言了。

“你妈给你买的那双鞋你怎么不穿了？我就没看出这双鞋有什么好的！你一点计划都没有，一有钱就乱花。”

之萍绞着双手：贫穷，会使父辈变得如此琐碎！贫穷——那种许久许久以来的阴郁又一次使她感到令人窒息的凄冷。

现在，即使坐在这温暖宜人的饭庄，她依然感到一种躲不掉、逃不脱的凄冷，冷得她紧紧抱住了双臂。

灯光朦胧，唐小飞惬意地欣赏眼前这位异性。和她认识三四年了，居然还被她的美貌新鲜所吸引，他惊异。这期间，他还追逐过不少女孩，可是合合散散，很快便厌了。到现在，居然只剩下之萍——最终也没有到手的之萍，她长得有点像珏——那个他曾死命爱过的少女，可是她跟着一个学美术的臭小子跑了。分手时告诉他，她忍受不了他身上那种纨绔子弟的傲气、酸气、臭气。

珏的话像刀子般戳着他，她说的是事实。尽管前前后后有那么多女人追他，可他看得很清楚，人家只爱他的钱，他的地位，以及凭借地位可以运用的权力。假如把这些东西套到另一个人身上，她们也照样趋之若鹜。

只爱他的钱和地位的，他不爱。而只爱他这个人的，他还没有发现。但他这个人，究竟有什么好爱的呢？才气、毅力、美德……他有哪一样？连他自己都不觉得可爱。

对于女人，他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。女人有什么？不就

身上那么几个零件吗？他的精力，似乎已在珏身上耗尽了。相反的，他倒更愿意看那些赤裸裸的录相带和电影，对于那些主动送上门来的尤物，唐小飞更早已厌烦之极了。他需要的是刺激，是永追不舍的刺激。

比如说，眼前的之萍。这小姐淡淡的眼影下一双郁郁的眼睛，不是又在忧国忧民吧？

“之萍，你快二十六了吧？”

她不喜欢提这个。她希望永远的二十岁。如今已二十有六，却还一事无成。

“嫁给我吧，怎么样？我哪儿不好？有钱有势有地位，人长得也不赖。”多少女人想嫁给他，他不信之萍不想。

“你哪儿都好——你的钱也好，你老子的官也好，你笑起来更好——像个小馋猫。”

他果然馋猫般地笑了，惑人的笑。

“就一样不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心。”

唐小飞嘿嘿一笑：“我对你，心可不坏。我占你什么便宜了？”

之萍很想问：可你占了国家多少便宜？又一想，何苦现在愤世嫉俗？那些大倒小倒，谁不在瞅机会赚一把？能赚就赚，赚不着，就想办法出国！她很性感地一笑，拉住他的手：“不谈这个，但愿你谁的便宜都别占。”

他的手，很白，很细，很长，很优美。

这样一双手，长在这样一个人身上，可惜了。

“你现在，还在那个广告公司吗？”

“换了，那儿太没劲。敝人现在是广元实业公司副总经理。”唐小飞递过一张带着香味的名片。

他至少已经换过四次名片了。这几年，之萍是眼看着他怎样东

捞西捞地发起来的。在她恐怕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。

她认命。出身不同，竞争的起点不同，本就没有公平可言。

唐小飞看看表：“还是到我那儿去吧。比你们四个人一间鸽子笼强多了。”

“你们家气派太大，壁垒森严的，我可不喜欢。”

“嘿嘿，我又搞到一套房子，在建国门，三室一厅的。怎么样？去吧，我一个人睡怪寂寞的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更不想去了。”

“哎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肯定你自己睡一间房子。我保证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俩人钻进皇冠车。唐小飞说：“你何苦那么急着出国？现在老美的移民法可严了，绿卡很难混，过几年，你还得乖乖回来？”

之萍沉默。他说得不错。可是老潘过几天不是就要来了吗？看来，她只好用结婚这个办法了。

洗过脸，唐小飞走近之萍，贪婪地吻她。他的急促的呼吸上来了，开始解她的衣扣。

之萍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

“之萍，我求你。”

“你再闹？让我走。”

“走？你往哪儿走？现在外面早没车了。我反正不会开车送你。”

“你管我往哪儿走！”之萍向门口走去。

唐小飞一个箭步奔到门口：“嘿嘿，你今天走不成了！”

之萍看着他，目光冷得冻火成冰。

唐小飞膝盖一软，抱着她的腿：“求求你了，我的心肝宝贝儿。我想你呀，你难道要折腾死我吗？你就和我好了吧，以后你要有什么有什么。”